



草鋪

知俠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121

版
社

821
8620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5 •

內 容 提 要

是一個短篇小說集，包括四個短篇和一篇散文。『鋪草』寫的是解放戰爭中山東解放區人民對自己軍隊的真摯的愛；『火綫入黨』寫的是一個人民戰士英勇頑強的高貴品質，和他對黨的熱愛；『一個小戰鬥員』寫的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被蔣匪抓出來當兵的悲慘遭遇，以及他成長為一個人民戰士的過程；『風浪』寫的是淮河邊上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和洪水搏鬥的故事；散文『勇猛的射手』寫的是解放軍戰士在東海前綫保衛祖國、解放沿海島嶼的英勇戰鬥的故事。

鋪 草

知 俠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877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6 字數 108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5,100 定價 (6)0.54 元

目次

鋪草·····	一
火綫入黨·····	三七
一個小戰鬥員·····	七二
風浪·····	一三五
勇猛的射手·····	一七〇

鋪 草

是在蔣匪向我魯中山區瘋狂進攻的時節，我在前綫作支前工作，一天，在一個山村裏，碰到這個鋪草的故事。

當時，爲了粉碎敵人的進犯，我山東的軍民緊張的動員起來了。咱們的主力部隊及地方上子弟兵團都開上去了。後邊是成千逾萬的翻身農民組成的担架隊，支援前綫，真是軍隊開到哪裏，他們就支援到哪裏，山東的人民在經歷着最嚴重的考驗。那時候情況很急，我從魯中支前司令部，連夜趕到這個小村，因爲最近這一帶山區將要佈置一次戰鬥。

這村的支前情形，一般還不錯，村指揮部準備了供過路軍隊民工需用的糧草，民兵組織嚮導組通訊組和急用担架，農會除了老頭都編了運輸班、小車隊，婦女分工，蔬菜，縫紉慰勞傷員，青年兒童照顧房舍，鋪草。村公所的公糧穀子，大部分經過婦女會的加工都壓成了小米，麥子磨成白麵，成屯成屯的囤在辦公處，青年們揮着汗劈好的木材，兒童們從山上拾的和從各家湊來的鋪草，像小山樣的堆在村公所的大院子裏，全莊的空房子或能够騰出的房子都

經過兒童的打掃，放好了油燈，在門頭上編好號碼，要是咱們的隊伍和民工們一進莊，保證有飯吃，有柴燒，有房子住，走時有嚮導，用時有担架小車隊。

這天東北方向砲聲響得很急，我們的一部分主力部隊不分晝夜的急行軍從南邊趕過來，奉命保衛住這一帶山區，準備給向這裏進犯的敵人以痛擊。天摸黑，這個小山村裏就駐滿咱們的隊伍。

自己的隊伍進莊了，村指揮部下邊的各種支前組織都活動起來了，村政上忙着給隊伍上稱給養，民兵幫助往伙房送劈柴，青婦隊給連裏的司務長搞油鹽、蔬菜，有的還跑去幫着燒火做飯，替出炊事員同志去休息。青年兒童們把各班領進編號的房子，搭上地鋪。可是隊伍多房子少住不下，爲了能够馬上住下，解一下疲勞，好應付即將到來的戰鬥，沒有被分到現成房子的班排，都不再去麻煩忙碌的村幹，自動的到附近去動員房東擠出些地方住下，在炕下邊，屋當門，還有到鍋屋裏的鍋台旁邊找一席地方住下。知道村公所有鋪草的，就跟着兒童團去抱一把，不知道的就順便向房東借一把鋪上去，就倒下呼呼的睡去了。打仗行軍，尤其是急行軍以後的戰士們，一歇下來往往睡覺比吃飯還要緊，就在這個時候，街頭上一個戰士和一個老大爺，爲鋪草的事爭吵起來。說起來，戰士和老大爺爲一把鋪草爭吵的事，從我們解放區整個軍民親密的關係上來看，這只是一個非常個別和偶然的現象。可是這事情却很引起連

部及村幹部的注意，因為從作爲人民的軍隊來說，只有忠勇的爲人民作戰，對人民不能有任何不好的態度，從解放區有覺悟的人民來說，只有好好支援，消滅反動的敵人，不能使自己的隊伍受到委屈。辦公處幹部在談論這事，聽青婦隊長說和同志爭吵的是王老頭。

王老頭是新上升的中農，低個黑臉膛，額上的皺紋不亂，只有像刻上似的深深的幾條。黑鬍子不長，又粗又硬，一看就是個直性子的人，雖然四十七八歲啦，翻身鬥爭使他懂得不少新道理，『共產黨領導咱窮人翻了身，咱還不好好幹麼？』村裏工作他都參加，在會議上他常常發言，平時和村裏人啦呱，他也常拿自己懂得的道理去說服人。在鬥爭會上，他挺着胸膛滿嘴噴着唾沫星子跟地主講理，可是在變工組也爲針尖一點事和窮兄弟爺們爭得臉紅脖子粗，所以有人說：『王老頭是個明白人，就是有時好講死理！』他的脾氣是啥事辦定了，就是九條牛也拉不回來，要是一旦想過來，知道事辦錯了，他生盡法也得把別人吃虧的地方給補起來。在家庭會上，老伴和閨女常批評他這牛脾氣，可是，當他還沒認識到自己的不對時，至死也不接受別人的意見。

王老頭吃過晚飯，正在給欄裏的黃牛拌草。聽說莊裏來隊伍了，他的大女兒玉英，是識字班的小組長，把碗一推，捲着一塊煎餅，一邊吃着向辦公處跑去，一路招呼自己的小組出來照顧自己的隊伍。她的弟弟小明緊跟着後邊跑出來，去找他們的兒童團給隊伍抱鋪草，王老

頭囑咐着正在收拾飯桌的老伴把磨拾掇好，準備辦公處派給養來，推煎餅給隊伍吃，就提着烟袋出去了。他是運輸隊員，估摸着今晚沒啥事，有事也得明天隊伍走，送給養。就坐在大門外麥穰垛旁邊，吧噠吧噠的吸着烟。

這時街上人來人往的一陣忙亂，隊伍劃分好了駐區，各班排都進了房子，村指揮部的幹部們幫着司務長、管理員在籌劃着給養和伙房的用具。婦女會在抬着白菜到辦公處過秤，送往伙房的院子裏。王老頭住在莊頭上，所以門口較清靜。

當王老頭正要起身回家的時候，一個戰士向他走來。

『大爺！這個草垛是你老人家的麼？』

『嗯！同志！有啥事麼？蹲下來抽袋烟吧？』

『不！大爺！我想借你一點草搭一下地鋪。』

『同志！要鋪草辦公處有的是。』王老頭指着莊裏街中間那座房子說：『這草是餵牛的呀！今年牛草怪缺。』

戰士沉悶了一會，像很爲難的把槍從肩上卸下，兩手拄着，看樣子他真是疲勞極了。他低着頭提了槍轉過身，一步一拐的走開。沒走幾步，又轉回身來，吃力的抬起頭說：

『大爺！我們真走乏了，你借點鋪草吧！明天我一定還給你。』

『不！鋪過的草，牛就不吃了。』雖然這樣說，王老頭也猶疑了一陣子。可是想到辦公處有好多鋪草，而且除了應繳的草，小明又多送了三十斤豆葉擁軍，再使這麥穰不太可惜麼？再加上今年牛草不多，僅够餵到年底，過年就得買草給牛吃，想到這裏，王老頭說：『不行！』

『大爺！你少借點吧！我實在累得走不動了。』

『嘿！你這個同志！辦公處有成垛的鋪草你不去抱，我這牛草不够使，你偏要借！』

『好大爺！你別生氣！我不累的話，能不去抱麼？再說，我們得爭取時間休息恢復疲勞，還有戰鬥任務……好大爺，爲了打反動派你會借一把給我的……』說着戰士彎下腰去。

『有這工夫你不早從辦公處抱來了，你這同志……』王老頭攔着戰士，戰士不得已的又抬起身來。

『你真不借麼？』

王老頭看同志有點生氣的樣子就走上一部說：

『同志！走，走，我領你到辦公處去，幫你抱，那裏有很多！』

王老頭上前拉戰士，突然戰士把頭昂起來，用肘一拐，猛的把王老頭的手甩開，顯然是極度的疲勞激起了無名的煩躁，一股突來的怒火燒亮了戰士睜倦的眼睛。

『不借就乾脆說不借算了！還囉嗦什麼？』戰士憤憤的轉過身去，一邊走一邊咕噥着，

『解放區真少見你這樣頑固落後的……』

『頑固落後』在咱解放區是最難聽的名詞了，現在扣在王老頭的頭上，老頭感到莫大恥辱滿腦火的，搶上幾步大聲的說：

『你這個同志！你怎麼罵人呀？你咋耍態度呀？』

『我要什麼態度呀！』戰士回轉身來面對着王老頭。『態度？你對你的牛的態度倒好！前方的戰士打仗還不如你一條牛麼？』

這幾句話可把王老頭激火了！他圍着戰士咆哮着。

『啊呀！你怎麼說話這麼難聽呀！解放軍沒有你這樣同志！你太……』

『你要幹什麼呀……』

『我不借給你，就是不借給你！你能把我怎麼樣？』

他們正扭在一起的時候，戰士的班長走過來。

『張立中你和老大爺吵什麼？這是你作爲人民的戰士對待老百姓的態度麼？』班長嚴厲的瞪着戰士，並下着命令：『快回去！』一面安慰着老大爺，『別生氣，我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！』戰士低着頭就跟着班長走了。

當班長在訓斥戰士的時候，正好青婦隊長忙着指揮婦女幫隊伍料理伙房，從這裏經過，

狠狠的走到王老頭面前：

『啊！王大爺，你支前可支得不錯，隊伍用你一把牛草你就火成這樣！哼！我看你翻身，越翻越糊塗了！』說罷就走了。

『什麼糊塗？』王老頭怒火未息，憤憤的說。

『我現在很忙！沒有工夫和你囉嗦。』青婦隊長回過頭來說，『有道理咱回頭在會上講！我看得狠狠的開展你個思想鬥爭！』

『鬥就鬥吧！』王老頭一肚子難受，向家裏走去。

這場爭吵就這樣結束。

爭吵以後，戰士跟班長回到班裏，舖草早已被一個兒童團員送來了。雖然大家都很疲勞，但是班長還是召開了班務會，對張立中進行了批評。

張立中是個二十歲的參軍戰士，過去在家當民兵，十七歲那年自願報名參加主力軍。平時作戰勇敢，因為他在家是個擁軍模範，所以一到部隊後，在和羣衆關係上，他總認為有些老百姓思想落後。班裏同志批評他，他冷靜的時候也檢討自己不對。每逢住到進步的老百姓家裏，他給房東担水出糞使勁幹活也情願，可是若遇到認識較差的房東他就又瞪眼睛了。這次和王老頭的事他開始還是耐心說服動員，可是到後來就壓不住火性，和王老頭爭吵起來

了。回來後班裏同志一致的批評他，大家認為作爲人民解放軍的戰士應很好的尊重老百姓，不該發脾氣，要態度。並且說莊裏的人們對我們已作到非常熱情的幫助了，在這樣情況下再和老百姓爭吵是會給部隊以很不好的影響的。張立中火氣還沒有下去，他就說：『對老百姓應該態度好，但是對於個別的頑固落後的就應該要態度。』

『你認為老大爺沒借給你牛草鋪，就是頑固落後麼？我不同意！』一個臉上有疤的戰士發言，『牛草就是餵牛的，我們愛護羣衆的利益，就不該要牛草鋪，而且辦公處已經準備有鋪草！』

『我看流血打仗，要點牛草鋪也算不了什麼！』

『我看有別的草鋪，不給你牛草，也算不了什麼？』另一個戰士想進一步說服張立中，一個有火性的戰士嚴厲的指摘張立中說：

『既然老大爺不借也算不了什麼，可是老張却對老大爺耍起野蠻，我看他沒從思想上來檢討自己，這是有意破壞羣衆紀律。』

本來張立中感情已快平息，可是一聽到這『破壞羣衆紀律』幾個字他頭上像被重擊了一錘一樣，一把火又點着了。

『什麼破壞羣衆紀律？扣這大帽子我根本不接受！』張立中憤憤的、聲音嘶啞着說，

「我參軍三年多，負過兩次傷！在每次作戰裏，我哪一次沒有完成黨和人民所交給我的戰鬥任務？這次敵人向我魯南進攻，我腿上的傷還沒好全，我就急着的跑出了醫院，爲的是保住咱們的解放區，消滅蔣匪幫。兩天兩夜的急行軍，累的我的腿傷又有點痛了，一進莊我太疲乏了，腿實在拉不動了。我想就近搞點鋪草馬上躺下休息，正好碰上了那個老頭，他不願意借給我，我火了，經過剛才大家給我提意見，我感到有些不對，可是你說我這是有破壞羣衆紀律……」說到這裏他眼睛冒着淚水向着班長。「班長！你說！我不能接受這個意見，我不接受……」

這時班裏的戰士，都在低低的議論，有的說對老百姓發脾氣是不對的，可是硬說是有破壞也有些過火，大家的眼睛都集中在班長身上。班長從從容容的最後作着結論。

「我們是人民的軍隊。我們的一切都是爲着保衛和愛護人民利益。爲人民打仗流血，一舉一動都從人民的利益着想，才是一個人民的好戰士。張立中同志作戰勇敢這是很好的，但是今天爲了鋪草的事而和羣衆吵起來，這又是不好的，就是在我們爲人民愛人民這方面做得還不够，還沒有做到任勞任怨的地步。至於這是不是破壞羣衆紀律？說有意破壞有點過火，但和羣衆吵架是紀律所不允許的。總之，我們部隊既然是人民的軍隊，爲鋪草和羣衆吵架，就是不够尊重羣衆的現象，這不是咱們部隊應有的作風！我們應該警惕。剛才經過大家

提意見，張立中同志開始認識到自己的毛病，我想他冷靜下來以後，是會感到自己的缺點的……」

開過會戰士都休息了。

王老頭被青婦隊長搶白了幾句以後，氣呼呼的轉回家裏，坐在房當門抽悶烟。大娘在燈下給小明縫襖頭子，望了一下老頭的臉色說：

『出啥事啦，看氣得那個樣！』

『啥事？』老頭倒抽了一口氣說，『你評評看，我一出門，碰到一個隊伍上的同志，要借咱那麥穰垛上的草搭鋪用，……』

『你借同志一把就算啦，還管着生那麼大氣……』沒等老頭講完，大娘就把話接過去。

『借！牛吃什麼？』滿想着給老伴說說，把肚裏那口悶氣鬆散鬆散，想不到老伴竟迎頭堵了他一句，老頭又有些火了。『你也得聽我把話說完啊！我說今年牛草缺，我領他到辦公處去抱，他倒動了態度啦……』

『我看你的態度也够好的啦！』大娘毫不同情的說，『人家同志風裏來雨裏去的打仗，用點草算啥？……說你是個牛脾氣吧！你還不服氣！』

『算啥？沒草餵，咱就殺牛吃！』

就在這時候大女兒闖進來了，一進門就沒好氣的瞪爸爸一眼：

『殺牛吃？國民黨來了看你吃得好牛肉！』她剛才在辦公處聽到她們隊長談到她爸爸和隊伍上同志爭吵的事，急得滿頭是汗。她是識字班的積極分子，一切工作走在頭裏，不論在鬥爭會上、生產會上、村民會上，都爭先發言，小嘴講得頭頭是道，又能講，又能做，又會生產，又會工作，人人都稱讚是個好閨女。大家都在熱心支前，一切爲着打垮反動派，自己的爸爸竟爲着一把鋪草和同志吵起來，這事多丟人。所以她把幫助隊伍的事情辦完，就匆匆的跑回家來，一進門正碰上爸爸又給媽媽發火，就迎頭頂上一句，一手抓了個小板凳，在爸爸的對面坐下，看樣子要好好給爸爸上一課。小明也進來了，站在油燈旁邊聽着。

『到底爲了啥事？你和同志吵起來？爸爸！』

『爲鋪草！』老頭還是那句老話回答。

『咱的隊伍來了，你連鋪草都不捨得借，看你多有認識？虧你每天喊着「擁軍」「擁軍」，咱怎麼翻的身呀？』

小明聽了姐姐這席話，才知道是爲的啥事，他噘着小嘴不高興的說：

『爸爸！這次你可闖了個「擁軍模範」啦！』

『我不爭什麼模範！』他瞪了小明一眼，可是他願在大女兒臉前發火，因為她在莊裏在家裏，都是立得直站得穩，工作做得人人挑不出毛病，道理講得人人駁不倒，在家庭會上他有了毛病，常常被女兒批評得啞口無言。他壓了壓脾氣，又向女兒說下去，『我不是不願意給同志鋪草，我是說辦公處有現成的鋪草，前天咱不是爲了擁軍多繳了三十斤麼？今年咱的牛草不够使，我不樂意給他牛草是事實，可是我願領着他去辦公處抱鋪草，他却發脾氣了！』

『你光看到人家同志發脾氣，你不知道咱的隊伍在南邊消滅了敵人以後，兩天兩夜趕過來，要打垮向這邊進攻的敵人，爲的保住咱這塊地方。我親眼看到同志們衣服上被子彈打的窟窿，眼睛熬得通紅，腿都走腫了，咱的隊伍多辛苦疲勞啊！爸爸：你說同志們爬山越嶺，流血流汗常常撈不着吃飯，撈不着睡覺，千辛萬苦爲的什麼？還不是爲了打垮反動派保住解放區，爲了咱老百姓翻身過好日子，可是你就看準了你的牛草、牛草，同志們爲咱打仗，命都不要了，你還緊抱着你的牛草不放，怕餓了你的牛。你沒想想咱牛從哪裏來？地從哪裏來？反動派過來咱將過什麼日子？你還怪同志發脾氣，我看咱也真有點忘本……』

大娘在燈下不住點着頭：『對，對，大閨女說得情理對！』

『這確是爸爸的不對麼？』小明也批評上來了。

王老頭聽了大女兒一番話，沉默了一陣，小明的批評已引起他的波動，顯然他是爲女兒的話有所感動，不過他對最後『忘本』這個批評，有些嚥不下去，思想上有些不通。

『忘本？我怎麼忘本，莊裏面的工作我哪樣落到別人的後面？生產我帶頭，公糧我多繳，上次動員支前我自告奮勇參加了担架隊……就爲這點鋪草的事，同志罵我頑固，你批評我忘本。』

『忘本不忘本你自己想想就是啦，』女兒看到爸爸也有點轉變，態度也和藹了說，『記得區上同志也常來咱莊開幹部會，談到咱莊稼人要真正進步，就得好好改造，克服農民意思（意識）……』

『啥是農民意思，姐姐？』小明問。

『就是光注意鼻子尖上那點小事，漏方瓜漏不了芝蔴，你看爸爸，支前工作這麼重要，可是就捨不了給同志一點牛草用。』

王老頭被一家批評了，一聲不響的走出屋門，坐在院子裏的石台上，吃力的抽着烟，有些道理他聽來是對的，可是他的感情還不能及時的轉過這個彎。心裏一陣難受，一袋烟沒吸够頭，就叭叭的在石頭上砸着煙袋鍋。大娘、女兒和小明都睡了，王老頭待了好大會，才無力的向屋裏走去。